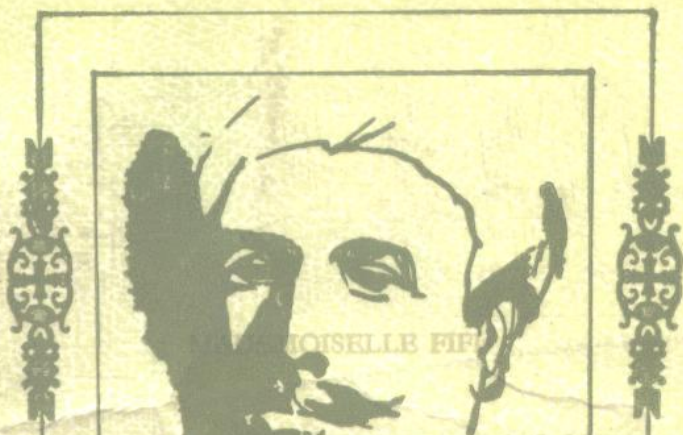




MOISSELLE FIP

Le major, capitaine prussien, comte de Farlaberg, achevait de lui faire courir le dos au fond d'un grand fauteuil de tôle, et ses pieds bottés sur le marbre égaré de la chambre, où ses éperons, depuis trois mois qu'il occupait le château d'Uvillet, avaient tracé deux trous profonds, fouillés un peu plus tous les jours.

Une tasse de café fumait sur un guéridon de marqueterie maculée par les liqueurs, brûlée par les cigares, entaillée par le canif de l'officier conquérant qui, parfois, s'arrêtant à loucher un crayon, traçait sur le meuble quelques déshinées ou des dessins, à la fantaisie de son moment d'ennui.

Quand, le soir, les journaux allemands que son valet venait de lui apporter, il se leva, et, après avoir jeté au feu trois ou quatre énormes morceaux de bois vert, car ces messieurs abate-

La pluie tombait à nous, une pluie normale qu'on aurait dit jetée par une main furieuse, une pluie en biais, épaisse comme un rideau, formant une sorte de mur à raies obliques, une pluie cinglante, éclaboussante, noyant tout, une vraie pluie des environs de Rouen, ce pot de chambre de la France.

L'officier regarda longuement les pelouses inondées, et, là-bas, l'armée allemande; et il tambourinait. Quand un bruit le fit se retourner, c'était, second, le baron de Kelwelogstein, ayant le grade équivalent à celui de capitaine.

Le major était un géant, large d'épaules, orné d'une

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

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

上

郝 运 赵少侯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九一年·北京

I565.4
921



200404892

82144

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

下

郝 运 赵少侯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北京

Guy de Maupassant
Contes et Nouvelles

Editions Albin Michel

责任编辑：徐德炎

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共两册）

Mobosang Zhongduanpian Xiaoshuoxuan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字数497,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22 $\frac{5}{16}$ 插页5

1981年12月北京第1版

1991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5,500

ISBN 7-02-001346-5/I·1233 定价11.40元

译 本 序

一八八〇年四月，一部题为《梅塘晚会》的中篇小说集在巴黎出版。作者是以左拉为首的六个标榜自然主义的文人。他们几年来常在巴黎近郊左拉的梅塘别墅聚会，这部小说集就由此得名。《梅塘晚会》无情地再现了人们竭力要忘却的一八七〇年普法战争的惨剧，在整个法国引起了爆炸性的反响，短短几周内就印行了八版。而尤其出人意外的是，其中最出色的一篇《羊脂球》，竟出自一个叫莫泊桑的默默无闻者的手笔。《羊脂球》以其对生活的透彻观察、对题材的精确把握和炉火纯青的文学技巧，宣告了一个文学天才的问世。

在十九世纪明星棋布的法国文坛上，莫泊桑虽不像巴尔扎克、斯丹达、雨果、福楼拜、左拉那样光芒璀璨，却也不失为一颗不可多得的明珠。他也写长篇小说。他的《一生》、《漂亮朋友》跻身世界长篇名著之林而无愧。但他的短篇小说创作更是超群绝伦，名篇佳作丰富多采。法朗士在上世纪末论及莫泊桑的短篇小说时写道：“在同时代的作家中，他创造的典型比任何人都种类齐全，他描写的题材比任何人都丰富多采。”这一评语无疑是公正的。法朗士给予他的“短篇小说之王”^①的称誉，也早已为举世所公认。

① 引自法朗士：《文学生活》第三卷。

莫泊桑经常幽默地说：“我像流星一样进入文坛。”然而知情人无不赞叹：他曾多么耐心地苦苦磨炼，才攒聚足够的热量，发出那激动人心的闪光。

一八五〇年五月八日，莫泊桑生于法国西北部的诺曼底省。^①他是一个破落贵族家庭的长子；父亲常年在巴黎当银行职员；母亲文学修养很深，尤其喜爱诗歌。他从小主要受母亲的教育，少年时代便憧憬着做一名诗人，十三岁就开始写诗。一八六八年，他去省会鲁昂读中学，又受到在该市图书馆工作的巴那斯派诗人路易·布耶的指导。若不是布耶在第二年猝然去世，莫泊桑后来的文学道路很可能是另一番景象了。

一八六九年七月，莫泊桑通过中学毕业会考，获文学业士学位；同年十月，到巴黎一大学习法律。一八七〇年七月，普法战争刚爆发，他应征入伍；在不久后的大溃退中险些做了俘虏。同年九月返回巴黎，次年四月离开军队。一八七二年三月，他好不容易在海军部谋到一个差事；工作之余，依然从事文学习作。

从一八七三年九月起，莫泊桑有幸得到当时的小说大师、母亲的老友福楼拜的悉心指导。那是一段颇为感人的文坛佳话。莫泊桑初见福楼拜，后者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是否有天才，我还不能断定。你拿给我读的东西证明你是聪明的。但是，年轻人，不要忘记，照布封^②的说法，才能就是长期的坚持不懈。努力吧！”从此，每逢星期日，莫泊桑就带着新的习作，从巴黎长途奔波到鲁昂近郊的福楼拜的住所去，聆听福楼拜对他前一

① 按出生证记载，莫泊桑生于诺曼底省第埃普城附近的米洛梅斯尼尔别墅；经后世研究家考证，他实系生于该省的费康城。

② 布封(1707—1788)，法国博物学家和作家。

周交上的习作的品评。福楼拜对他的训练非常严格，不但要求他学会观察事物，“发现别人没有发现过和没有写过的特点”；要求他善于表达所观察到的事物的特点，例如“只用一句话就让我知道马车站里有一匹马和它前前后后五十来匹马有什么不同”；而且要求他努力寻求最适于表达事物特点的“那个名词、那个动词和那个形容词”。^①正是福楼拜，把一直向往做诗人的莫泊桑引上了小说创作的道路，并使他的小说技艺日益提高。一八七九年二月，莫泊桑转入公共教育部工作，仍一如既往地坚持习作。他所写的习作虽盈篋满屐，但遵照严师的意见，极少发表。

左拉于一八七七年发表长篇小说《小酒店》之后，大振自然主义的声威，以左拉为首、包括莫泊桑在内的六个意趣相投者便经常聚首，结成有形无形的文社。一八七九年夏天，他们相约以一八七〇年普法战争为背景各写一中篇小说，结集出版。于是产生了为莫泊桑崭露头角提供契机的《梅塘晚会》。

《羊脂球》轰动文坛以后，莫泊桑实际上就摆脱了公职，专事写作，主要写小说，兼为报刊撰写评论。从青年时代起就被多种疾病所苦的莫泊桑，是在同病魔的搏斗中写作的。他于一八九三年七月六日逝世，时年四十三岁。

从一八八〇年发表《羊脂球》到一八九一年因病笃而基本搁笔，莫泊桑的作家生涯只有短短十年稍多的时间。然而，他留给后世的文学遗产却相当丰富，计有：三百余篇中短篇小说、六部长篇小说、^②一部诗集、三部游记和为数可观的评论文章。

① 引自莫泊桑的论文《小说》。

② 研究家们对莫泊桑的长篇小说的数量说法不一，有说五部的，有说六部的，也有说七部的，盖因对《皮埃尔和若望》和《巴黎一市民的星期天》是否长篇小说看法不同。本文所说的六部系指《一生》、《漂亮朋友》、《温泉》、《皮埃尔和若望》、《像死一般坚强》和《我们的心》。

如果说莫泊桑的人生经历比较简单，他的社会思想和立场却是复杂而又充满矛盾。他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社会思想和立场，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至关重要。这里谨引述他这期间的实际作为以及他的推心置腹的书信和直抒己见的文章，对此略加说明。

一八七〇年爆发的普法战争，导致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垮台，也是迫使莫泊桑中断学业、提前踏入社会的人生的开端。法国资产阶级在一八七〇年九月窃得新成立的第三共和国的权力，又于次年五月血洗了巴黎公社，接着便做起“长治久安”的美梦来。七、八十年代，金融资产阶级为扩大资本输出，获取最大限度的利益，操纵政府对内强化对劳动人民的压榨，对外加紧殖民主义侵略。不过资产阶级并没有“平安”多久。巴黎公社失败时遭到严重摧残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从七十年代后半期就开始复苏；一八八〇年法国工人党建立，更把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引向新的高潮。七、八十年代，是法国资本主义社会向帝国主义时代过渡的最后准备阶段，也是法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重新崛起的年代。

莫泊桑生活在这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激烈斗争的年代，却像他的老师福楼拜一样，力图超脱于政治之上。他曾明确表示“不愿把自己同任何政党、宗教、派别和团体拴在一起”。惊天动地的巴黎公社革命没有在他的生活中激起涟漪。他连中小资产阶级的温和组织“共济会”也谢绝加入。可是，这一切并没有妨碍他对第三共和国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深恶痛绝，频频发出愤怒的谴责。他抨击企图恢复君主制的总统麦克·马洪“掠夺穷人”、“煽动同胞从事内战”。他对继而掌权的资产阶级共和派也不稍

留情，在一系列评论中揭露金融巨头们左右政府政策的黑幕。他对法国进行的扩张活动反应特别强烈。一八八三年，当法国殖民主义者的对华战争还在酝酿之际，正是这位充满正义感的作家一语破的地指出：“中国，东方的礼义之邦，在竭力避免势将发生的屠杀。法国，西方的野蛮国家，在推动战争，寻求战争，渴望战争。”

莫泊桑生活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鲜明对立的社会里，却自称不属于这敌对的任何一方，而属于“另一个中间的阶级”，一种特殊含义的“贵族”。他解释道：“我所谓的‘贵族’，不是豪门贵族，而是一个民族的全部真正有智力的部分”。从这一基本观念出发，他甚至幻想出这样一幅“变革”的图景：下层民众中逐渐有人获得文化，变得聪明，上升到“贵族”行列里来；同样，上层阶级也会因“脑力衰竭”而下降到下层民众中去。不过，尽管莫泊桑经常轻蔑地提到下层民众的“愚昧”、“粗俗”，不能正确认识造成他们不幸的社会根源，但对他们的苦难却深表同情。他不断指出劳动人民蒙受苦难这一严酷事实，并强调“他们应该得到关心、怜悯和帮助”。作为记者，他曾深入矿井，了解那些“被罚入深深的井底、永恒而又潮湿的黑夜中的苦役犯”的处境；访问炼铁厂工人，目睹日夜燃烧着的炉火“灼伤他们的肌肉、眼睛和生命”。基于自身的长期体验，他对小职员的不幸命运最有感触；在他看来，这些“从早到晚幽禁在办公室里”、“满腹希腊拉丁文却死于饥饿”的人是人间最可怜的人。他对上层阶级只有憎恶，而对下层人民的怜悯却往往超过了对他们的轻蔑。

莫泊桑对他那个社会的资产阶级文明的态度同样是矛盾的。他自身染有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少恶劣习气：私生活糜烂；把仅仅为金钱写作引为乐事……。可是，他又最痛切地认识到资

产阶级文明的贫乏、卑劣和虚伪：多少人被“丑恶的偏见、比罪行更令人厌恶的关于名誉的口是心非的理解、堆积如山的伪善感情、装模作样的体面、可恨的功名心所压迫、俘虏和毁坏”，而特别使他痛心疾首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们都“生活在酬金的独裁下”、“跪倒在金楼偶像前”。他受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痛感人的生命脆弱、追求幸福无望，因而对资产阶级文明的否定也就变得更加强烈。

莫泊桑参加过以左拉为首的自然主义集团的活动，又是具有自然主义宣言性质的小说集《梅塘晚会》的作者之一，因此被许多人视为自然主义的信奉者。其实，事情并不这样简单。生活在自然主义文学十分活跃的年代，莫泊桑的创作实践诚然受到自然主义的某些影响；但他并不信仰自然主义，这也是千真万确的。

还在一八八〇年，《梅塘晚会》刚刚问世、梅塘集团的作家们正在起草一份自然主义宣言的时候，莫泊桑就在致该集团成员的一封信中坦率地宣称“我不信奉自然主义”，并指出“自然主义同向壁虚构是一样狭隘的”，对自然主义表示了明确的否定。

一八八七年，莫泊桑又在为长篇小说《皮埃尔和若望》写的题为《小说》的序文中具体陈述了他的基本文学见解。

在这篇序文中，莫泊桑首先对“昨日的小说家”和“今天的小说家”作了比较。他指出：“昨日的小说家”选择和描述生活的巨变、灵魂和感情的激烈状态，不太考虑逼真的问题，喜爱创造特殊而动人的奇遇，随心所欲地处理事件；他们的作品旨在讲故事，满足读者的好奇心。对这种竟然置真实于不顾的文学，莫泊桑在字里行间流露出鄙薄之意。

与此同时，他不胜赞赏地论述那些重视真实性的“今天的作家”，肯定他们“表现当代人的真实情况”；描写“处于常态的感情、灵魂和理智的发展”；“把生活的准确形象描绘给我们”；“以单纯的真实来感动人”；他们的作品旨在“强迫”我们思考、理解蕴含在事件中的深刻意义。

从这番对比可以看到，莫泊桑对不同创作方法的褒贬，主要看其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反映生活真实的程度；他所遵循的，是文艺应如实反映生活这一现实主义的基本精神。

不过，莫泊桑也注意到在“今天的小说家”中存在着把生活真实强调到荒谬程度的偏向，即“只讲真实，只讲全部真实”的自然主义。他认为“必须对他们的理论加以商榷和反驳”。

他写道：

他们的意图既然是要表现某些永久和日常的事件的哲理，他们就该常常修改事实，这样做，一方面固然有损于真实，但另一方面却有利于逼真，因为：

真实有时可能并不逼真。①

一个现实主义者，如果他是艺术家的话，就不会把生活的平凡的照相表现给我们，而会把比现实本身更完全、更动人、更确切的图景表现给我们。

把一切都叙述出来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样做，每天至少需要一本书来罗列我们生活中那无数毫无意义的琐事。

所以势必选择，——这就是对“全部真实”的理论的当头一击。

这段言简意赅的“商榷和反驳”，进一步阐明了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文学作品不能停留在表面的生活真实，而应对

① 语出波瓦洛《诗学》第三章。

生活真实加以提炼和概括，达到本质的真实。

从一八八〇年所作的“不信奉自然主义”的声明，到一八八七年的这篇体现了现实主义精髓的序文，足见这位终生与自然主义者关系甚密的作家，毋宁说是一个现实主义的信徒。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莫泊桑，正是现实主义的信仰者和资本主义的否定者合而为一的化身。

莫泊桑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才能，在长中短篇各种规模的小说中都得到了成功的显示。他的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不仅在艺术形式上相映成趣，而且在思想内容上相互补充。他的长篇小说大都以“上流社会”为背景，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上层的丑恶内幕：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风尚冲击下的土地贵族生活方式的必然瓦解（《一生》）；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向上爬的种种丑态以及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反动政治（《漂亮朋友》）；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竞争中彼此勾心斗角、损人利己的可恶面目（《温泉》）；“上流社会”寄生生活的空虚无聊，市侩艺术家的卖身求荣（《象死一般坚强》）；资产阶级享乐腐化和荒淫无耻的私生活（《我们的心》）……。与此适成对照，他的中短篇小说，特别是短篇小说，尽管描写了各个阶级阶层的人物，却主要反映的是小资产阶级以下的社会。这不禁使人联想起他早在一八七五年构思自己的第一批中短篇小说时所拟的总标题：《小人物的荣辱》。他后来虽然弃置了这个总标题，但他所写的绝大部分中短篇小说却都在阐发着这个中心主题。以短小的小说写小人物，蔚成莫泊桑的一大特色，也是他对法国文学的一大贡献。十九世纪的法国文学可以割舍《一生》和《漂亮朋友》而无伤大体，设若没有莫泊桑的以写小人物为主的中短篇小说，则是一个缺憾。

当然，莫泊桑的约三百篇中短篇小说，思想和艺术质量也是参差不齐、瑕瑜互见的。其中某些作品带有明显的自然主义的烙印。这突出地表现在过分强调人的动物本能，企图以生理原因去解释充满社会性的人的行为。例如：《一次郊游》以笑谈的口吻讲述两青年在野外分别玷污了母女俩的故事，在作家的笔下，这种恶劣的罪行被写成鸟儿交尾一样轻松自然的事；《保尔的女人》写男男女女在同性和异性之间互相玩弄的淫行，在这里，人完全成了被兽性驱使而不能自己的动物。这些对丑恶事物缺乏正确道德观念、甚至津津乐道的作品，曾受到伟大的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尖锐批评。莫泊桑另有某些作品呈现出神秘主义的倾向，例如以一个疯子为主人公的中篇小说《奥罗拉》和描写一个为摆脱无名恐惧而结婚的独身主义者的《他是谁？》，尽管后一篇小说的主人公自称“我不相信有超自然物”，但是从这些作品中却只能得出来世以及幽灵等现象确实客观存在的结论。莫泊桑还有某些中短篇作品是应报刊的逼索或纯为追求丰厚稿酬而粗制滥造的，内容无聊，艺术上也不高明；《说猫》、《我的老婆》等便属此列。鉴于作家的世界观中有着前文所述的一些消极因素，产生出存在这种种缺陷的作品来，是并不奇怪的。

不过，综观莫泊桑的中短篇小说，质量平庸及至低劣的毕竟只占次要地位，居于主导地位的还是那大量不同凡响的佳作。这些佳作既以正确的态度生动地写照了现实，又具有高度的形式的美，因此，即使在大约一个世纪以后的今天，依然充满思想的和艺术的活力，值得我们领会和欣赏。读者手中的这部《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抉择精当，正是他的中短篇佳作中的精华的荟萃。

一八七〇年爆发的普法战争，是莫泊桑一生中亲自参与过的唯一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这场以法国惨败而告结束的战争，给他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他以这场战争为背景写过一系列小说，仅收入本书的就有九篇之多；其中的《羊脂球》堪称世界中短篇小说文库中的瑰宝，《两个朋友》、《米隆老爹》、《索瓦热老婆婆》也都是广为传诵的名篇。

对普鲁士侵略者的最有力的控诉，莫泊桑是在短篇小说《两个朋友》和《女疯子》中提出的。两个与世无争的钓鱼老人，一个人事不省的病人，竟然横遭普鲁士军队的戕害，更显得这暴行是何等惨无人道。作家就以这些简朴无华的故事，把侵略者永远钉在耻辱柱上。

然而，莫泊桑不是和平主义者。他在更多的小说作品中抒发了反侵略的爱国主义主题。《索瓦热老婆婆》、《米隆老爹》、《菲菲小姐》、《一场决斗》、《俘虏》等短篇小说，一再强调了对付战争狂人必须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个真理，并且塑造了丰采各异的抗敌英雄的形象。如果说索瓦热老婆婆起初对住在她家的敌军还怀有慈母般的心肠，那么后来，她自己的儿子的牺牲使她幡然醒悟，她的心变得像铁石一样坚硬；和善的老妪终于成了歼敌的能手。民间游击英雄米隆老爹的形象也使人难以忘怀，这个人物是那么具有乡土气息，又那么富有传奇色彩。

在讴歌下层民众的爱国壮举的同时，作家还毫不含糊地指明导致法国惨败的事实真相。他在短篇小说《瓦尔特·施那夫斯的奇遇》中辛辣地嘲讽了全无斗志而又喜爱谎报战功的法国军队。但最有思想深度和广度的当推中篇小说《羊脂球》，这部作品通过一群人结伴旅行的前前后后，以一个羞于委身敌寇的妓女作对照，彻底揭露了法国贵族、资产阶级、教权派在大敌当

前时只顾自身利益、不惜辱没民族尊严的可耻嘴脸，同时也针砭了只唱爱国的高调而毫无作为的资产阶级民主党人；形象地概括了法国社会各阶级在普法战争中的不同态度，雄辩地证明了“上流社会”的自私和腐败乃是使法国蒙受屈辱的主要原因。作家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社会批判的意识紧密结合，赋予这部杰作以丰富的思想内涵。

莫泊桑歌颂下层民众在爱国主义事业中自我献身的精神，也同情他们在社会生活中任人践踏、成为牺牲品的厄运。在他的短篇小说中，有不少催人泪下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悲惨写照，在这部选集里就可以找到不下十篇。在这些作品中，莫泊桑饱蘸着人道主义激情，描述了生前备受捉弄和欺凌、死无葬身之地的残废人（《瞎子》、《穷鬼》），为生计所迫而堕身娼门的无辜的少女和善良的母亲（《港口》、《衣橱》），走投无路而偷盗犯罪的失业工匠（《流浪汉》），生活极端苦闷而终至自杀的小职员（《散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整整一部用短篇形式书写的无比真实的“悲惨世界”。

莫泊桑描写小人物苦难的这组作品，不但有着巨大的客观真实性，而且也是最真挚、最具有倾向性的产物。在逼真的画面背后，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作家激动的战栗。当莫泊桑写到惨死荒野的瞎子的尸体被乌鸦啄食、母亲卖淫时把孩子藏在衣橱里这样一些细节时，他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达到了顶点；他俨然在以一个下层人民的代诉人的身份，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出血泪的控诉。

不过，正如这部选集所表明的，从作品的质量和数量来看，莫泊桑中短篇小说创作的最大成就，还是那些资产阶级社会的风俗画。

莫泊桑长期生活在小资产阶级中间，最熟悉农民和小市民的生活和习尚。他尖锐地感觉到、并在许多中短篇小说中描写了小资产阶级的某些不良的品质，例如自私、吝啬、势利眼、爱虚荣、渴慕荣华富贵，等等。这些不良品质虽然具有这两个阶级的小私有者本性所决定的特点，但在本质上却属于资产阶级社会道德风尚这个大的范畴。在莫泊桑描写这一题材的中短篇小说中，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杰作。

短篇名著《伞》，通过一个主任科员的太太千方百计让保险公司赔偿她烧了一个洞眼的雨伞的“损失”，概括出小资产阶级对蝇头小利的斤斤计较。

另一著名短篇《绳子》，描写一个诚实的乡下人因受诬陷不能取信于世人以致郁闷而死的不幸遭遇，反映出资本主义社会只相信尔虞我诈的变态心理。

在短篇名著《项链》以及《骑马》、《保护人》等一组作品中，表现了人们对虚荣浮华的可悲的迷恋：他们或为一时出风头，丢失借来的项链，赔上十年辛酸；或为支撑门面，骑马兜风时撞伤老人，背上摆脱不掉的负担；或为炫耀身份，结果被坏人利用，闯下大祸。

莫泊桑还在另一组短篇中以犀利的笔触生动地画出资本主义社会的世态炎凉。其中《我的叔叔于勒》最为出色，在主人公——职员夫妇的眼中，发了财的弟弟是亲人，一旦破产就顿成无赖。而在《一家人》和《老人》中，主人公不是等不得验明母亲是否真的死去就抢占遗产，便是不等父亲咽气就办丧事；父子之情，全被金钱的考虑所淹没。

无论是吝啬也罢，尔虞我诈也罢，爱虚荣也罢，重金钱不重人情也罢，都是金钱在作恶。然而金钱的万能还不止于此。莫

泊桑还令人信服地证明，金钱利益可以买通信仰，让最坚定的共济会员匍匐在上帝脚下(《我的舅舅索斯邦纳》)；可以歪曲母道，让母亲故意孕育畸形的胎儿(《怪胎之母》)；可以雌化男性，让堂堂男子汉代行母鸡孵小鸡的职能(《图瓦》)；甚至唤起杀机，让利令智昏者犯下谋财害命的罪行(《小酒桶》)。

就象在莫泊桑的全部中短篇小说中一样，在这部选集中，以恋爱为主题的作品占了将近一半的比重。在这类作品里，作家同样指出，金钱也在到处左右着爱情和婚姻。

在爱情和婚姻问题上，莫泊桑是卢梭的信徒，他是崇尚纯真的感情和自然的情欲的。恐怕很难找出一个作家像他那样诚挚地认为一切幸福、全部生活的意义都在于女人、在于爱情，像他那样热情地从各个方面来描写女人和对女性的爱恋。他不怕触犯资产阶级的道学家们，经常勇敢地为男女之间的热烈的情欲辩护。在短篇小说《月光》里，他以多么富有诗意的笔调，讴歌了那像大自然一样美好、纯真的爱情呵！

可是，在他所生活的社会里，纯真的爱情毕竟是少而又少。像他在短篇小说《幸福》中的男女主人公那样不惜一切代价而终于获得爱情的人，更是罕见。这位尊重现实的作家唱不出几首甜蜜的罗曼司。虽然他在劳动人民的爱情生活中，还能发现一些朴素而又高尚的事例(《西蒙的爸爸》、《马丹姑娘》、《归来》)；但当他放眼周围其他的阶级，他只得按照现实本身的模样，更多地去揭示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爱情和婚姻的畸形现象。《在一个春天的晚上》中的那个姑娘，因为门第悬殊，只有长期默默地品尝失恋的苦果；《修软垫椅的女人》中的那个女匠人，碍于出身微贱，甘愿为心上人自我牺牲，可那无情汉却靠她的资助发家而心安理得；《遗嘱》里的那对因金钱利害而结合的夫妇，互相变